

WHY THE ART MARKET IS RISING

艺术市场上升之奥秘

撰文_Adam Lindemann 翻译_Shirley Tang
编辑_Luluc Huang 图片提供_CFP



艺术家Urs Fischer的装置作品“无题”

尽管世界上的其他领域仍在动荡，艺术市场却以极大的势头滚动前进。我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现象，有太多似是而非的理由——某些是经济方面的，另一些则专属于艺术界。在圣诞节与新年派对上，当不可避免的艺术怀疑论者出现时，就让破记录的价格让他们绞尽脑汁吧，“猪怎么可能飞？”

首先，我们正处于一个极端低利率的环境，而且我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将很快改变。如果你购买政府债券，实际收益是零，把钱存银行里也是一样——如果你把钱投资在股市上，那就更糟了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股市就是一个令人作呕的过山车。也难怪“硬资产与有形资产”的概念在今天如此普及。艺术或许还不够硬，但至少是有形的；它拥有一个全球市场，可供私下交易或公开拍卖。人们相信如果通胀不抬头，艺术品价格将跟随房地产和其他硬资产一起上涨。这适用于中国陶瓷、古董汽车、家具杰作、古玩，以及大多数能够吸引到国际超级富豪的注意力与金钱的特殊收藏。

在糟糕的经济中价值上涨的最好例子就是黄金，如今黄金的交易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。黄金从数年前的每盎司550美元，上涨到如今破记录的1350美元。人们在恐慌时就会购买黄金，因此金价在高位运行，尽管黄金除了珠宝行业的需求之外便没有其他固有价值。不过黄金仍然是你最佳的投资对象。

这就是我欣赏的艺术的感觉：它没有用处，但拥有真正的价值，至少在某些人心中是如此。毕竟，纳粹分子不是到处偷走了一切能偷的艺术品，而直到60年之后的现在，人们仍为此而争斗？他们还是在起诉偷走过它、得到过它与现在实际拥有它的那些人。

艺术收藏家的贪婪本性，是单纯的经济分析无法解释的。有时两个人同时喜欢上一件作品，就会一直竞价，把价格抬到月亮那么高。有些艺术品远高于原来的估价，是因为原来的定价错误。有时交易商与投机商推动一件作品冲到一个极高的价格，因为它是他们的既得利益，这点在其他买卖上也是一个道理。有些作品已经许久没有露面，便一举击中了热切等待的收藏家压抑多年的需求。

这就是说，艺术市场的广泛健康其实是有点虚的。2010年，高端市场（100万美元以上）显示出了实力强劲的迹

象，而低端市场（10万美元以下）也在博览会与小型画廊中表现出蓬勃活力。然而中端市场却日子艰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大型纪念品级的猎手是受经济影响最少的，他们仍有金钱去参与大猎物的角逐。在博览会或流行画廊中，年轻作品被真正的迷看中，他们只是为爱“收藏”，即使当中大多数都非佳作，甚至连流传十年的价值都不具备。中端市场是软化最厉害的，因为人们没有动力去追寻那些既不流行、也不拥有纪念品质性的作品。

在这种不是什么都能卖出去的环境下，拍卖行谨慎地整理目录，保持低“买入”率，降低估价与委托人的期待，尽力做到低许诺高回报。由此带来拍卖行的某些强劲业绩，以及一些破记录拍卖成绩，销售数据似乎显示出尽管市场还没能回到2007年末的水平，但也离得不远了。

然而，艺术市场实际上是许多个迷你市场的聚合——按各个国家、各种风格、各位艺术家、该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作品细分下来。实际上，每位艺术家就是他或她自己的市场，各有着极大影响价格的供求特点，这些因素包括作品的所有者，作品的买家，作品的展出者，当然还有作品的经销商与作品的数量。

我分析了2010年极具代表性的几宗当代艺术品交易。

2月，在Lenz Collection的拍卖中，苏富比创下了来自德国Zero Group的多位老牌艺术家的新记录，尽管这个团体的大多数艺术家都已被遗忘。在Lenz拍卖中，Yves Klein不出所料地卖出了好价钱，意大利Arte Povera风格的Lucio Fontana与Piero Manzoni也创出佳绩。然而，Zero艺术家Gunther Uecker卖出了130万美元；Otto Piene的一件作品吸金50万；甚至一件Jef Verheyen也卖出了18万美元，这证明已成历史的Zero Group艺术家又回来了。对Arte Povera佳作的旺盛需求，令交易商意识到Zero作品就像是一条美学上的平行，而且价格低廉，有很大上升空间。

Urs Fischer举行了数个优秀展览，包括在Tony Shafrazi Gallery、New Museum，以及在Peter Brant Foundation的巡展。尽管他开始创作已有10年时间，在拍卖上仍是一个新人。因此，当一件经典的2001年Fischer蜡烛雕塑来到收藏家的面前时（通常，他作品的等候名单都非常长），他们在竞拍中把价格推高到超过100万美元。

一幅1990年Christopher Wool画作（《Blue Fool》）创下500万美元的天价。他早年的“文字”绘画一直广受追捧，少数收藏家囤积了这些画中的大部分，因此这些画作就显得更加稀缺，不过500万美元相对他之前的记录360万美元来说，仍是健康的跃升。然而同一位艺术家的优秀抽象作品却没有同样的金钱号召力，不禁令我怀疑这个市场是否有点短视。

一件Maurizio Cattelan 2001年的无题自画像（雕像表现了这位艺术家的头撞穿博物馆地板而冒出来）如火箭般飙升到惊人的800万美元，牢牢确立了他在这个市场中同时代顶尖艺术家之一的地位。

拍卖销售始终是带高风险的不确定事项。它就是一个晚上，一个拍品，一个瞬间；如果两个竞标者没有露面，画作就可能以底价卖出，甚至流拍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两人是决斗的心情，那么一点potlatch（印第安人的一个节日仪式，人们轮流毁坏自己的财物以炫耀富有，越往后毁坏的财物价值越高）又有什么坏处呢？这又不是第一次人们为了想要的东西而甘心多付钱，为何我们一定要假定每一位收藏家都是全然理性的呢？

随着一年的结束，总体的情况要比绝大多数人预料的都要好得多。苏富比的股价，从52周的低位19美元，一路攀升到47美元的高位。我觉得这一年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自我应验预言：交易商与拍卖专家不断告诉我们，伟大的艺术稀缺、稀有而珍贵，是个人财富良好的储存场所，既可自我满足，也是一项良好投资。表面上，在摇摇欲坠的经济环境下，这些观点似乎自私自利，很有谬误的可能。然而它们却被证实是真实的，尽管有些价格甚至违反了地心引力。

如果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相，它就是真相；如果我们都相信猪会飞，猪就能飞。☑



ADAM LINDEMANN

Adam Lindemann是一位私人投资家，是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内重要的收藏家。他曾撰写《Collecting Contemporary》一书并由Taschen出版社出版，被认为是2006最受欢迎的艺术书籍。